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綠牡丹 第四十回 師徒下山抱不平

話說樂鑑萬問朱龍所請何人？朱龍道：“我欲請者，乃吾師也。姓雷，名勝遠。他在峨眉山出家。”樂鑑萬冷笑道：“峨眉山在四川地方，離此有幾千里遠，往還得要半年工夫。”朱龍道：“目下卻不在峨眉山，現在南京靈谷寺內做方丈。大爺備辦禮物四色，愚弟兄寫一封書，懇求大爺差兩個能干之人，連夜趕到南京。吾師若見愚兄弟之書自然前來，不過五六日光景，吾師一到，必然可出大爺之氣，並復愚兄弟之臉。”樂鑑萬因此播臺已花費了無數銀子，發狠道：“再用一萬銀子罷了！”說道：“壯士作速修書。”又分付備了四色禮物，都是出家人所用之物。朱龍煩華三千代筆，朱龍說一句，華三千寫一句，亦不過是連激代哀之詞。不多一時，書札俱已辦齊。樂鑑萬道：“我方纔見那打播之男女，皆非揚州人氏，倘得雷道長請來，這老兒功成回去，豈不徒勞乎！”即向華三千道：“老華，你先到徐家通個信，使他莫要回去纔好！”華三千本不敢去，今奉東家之命，暗想道：“養軍千日，用在一時，怎好推辭！若去呢，別人猶可，就是余謙這廝有些難見。倘若見面，就吃他一個下馬威，莫說一拳一腳，即一彈指，我就吃飯不成！又不好推辭。”祇得勉強應道：“使得，使得！”遂穿了衣服往徐家而去。來至徐府門首，向門上人說道：“煩大爺通稟一聲，就說樂府門客華三千求見。”門上人聽說，祇得進內通報。徐大爺正陪著眾人飲酒，忽見門上人進內。問道：“有何事情？”門上人稟道：“樂家門客華三千特來求見！”徐大爺眉頭一皺，說道：“他來何事？”余謙在旁侍立，听得華三千在外，說道：“這孽障專會搬弄是非，他來必無好事。爺們不必叫他進來，待小的走出去，兩個巴掌打他回去！”鮑自安道：“兩國相爭，不斬來使。他既來，必有話說。且叫他進來，看他說些什麼。”徐松朋道：“有理，有理！”分付門上叫他進來。門上人領命出去。駱宏勛恐余謙粗魯，囑付道：“人來我家，雖非好人，亦不可得罪。你自出去，不必在此，亦不可在外多事！”余謙見主人如此分付，祇得趕去站在二門，怒形於色。

門上人復領華三千進來，行至二門，見余謙那個神情，華三千早已戰戰兢兢。行至跟前，拱手陪笑，道：“余賢叔在此麼？”余謙也不相還，大聲道：“我今日不耐煩說話。”華三千滿臉陪笑，走過去了。進得客廳，見三人共坐而食。濮天鵬因同在樂家會過，少不得同徐松朋微欠其身，道聲：“你來了麼？請坐！”華三千意欲上前行禮，徐大爺道：“不消了。華兄日伴貴客、出入豪門，今至寒門，有何見教？”華三千道：“敝東著門下造大爺貴府，有一句話奉稟：今日播臺上，令友老先生父女武藝超群，令人愛慕，但恨相見之晚。本欲請駕過去一談，諒令友同大爺必不肯下降。今雖打傷朱氏弟兄，掃了敝東播臺，不惟不怨，反而起敬重之心！敝東還有一個朋友頗通武藝，五七日間即到，意欲還要討教令友，又恐令友回府，特令門下前來請問：不知令友可能容留幾日否？”徐松朋聞得此言，甚為煩難，暗想道：“若不應允，他必取笑我有懼怕之心；若應之，又恐鮑自安道：今日代我們復臉，已盡朋友之道，難道祇管在此，替我們保護不成？”口中祇是含糊答應，不能決定。鮑自安早已會意，遂說道：“我已知其意也。令東見今日掃了他的播臺，心中不服，又要請高明，要得幾日工夫。猶恐請了人來，那時恐我回去，故先差你來邀住我，然後纔去請人。那怕是臨潼門寶，伍子胥過關，鬧海李哪吒，舍著老性命也要陪他玩玩。這也不妨，但我祇許你十日工夫，十日內請了人來便罷，若十日之外，我即起行，那時莫說我躲而避之！”華三千道：“如此說，我就回復敝東便了。”徐松朋道：“我不送。你回去就將此話回復令東。”華三千起身出來，看見余謙還在二門站立，華三千遠遠的笑嘻嘻的叫道：“徐大叔，因何不裏邊坐坐？祇管在此，豈不站壞了！”余謙道：“各人所好不同，與你何干。我先就對你說過，我不耐煩說話，你苦苦纏我怎的！”華三千連聲道：“是！”走過去了，暗念一聲：“阿彌陀佛！闖過鬼門關了！”方纔放開膽，大步走出徐家之門回家。

樂鑑萬正在廳上候信，一見華三千進來，問道：“事體可曾說明？”華三千捏造一片虛詞，做作自家身份，答道：“門下一到徐家門首，徐松朋聞得我到，同駱宏勛連忙迎出大門，揖讓而進，余謙捧盤獻茶。門下將大爺之言說過，那老兒亦在其坐，當面說明：他在此等候十日；若十日外，他就回家去了。門下料南京往返，十日工夫綽綽有餘，遂與定妥。大爺可速速著人赴南京要緊！”樂鑑萬遂差樂勤、樂幹兩個家人，將書札禮物下缸動身。按下不言。

且說鮑自安在徐府用過晚飯，意欲叫女兒連夜回家，徐大爺那裏肯放，說道：“姑娘今日至揚州。明日叫賤內相陪，瓊花觀、天寧寺各處遊玩兩天，再回府不遲。那有個今來今去之理！”鮑自安道：“雖如此說，舍下無人，駱大爺深知。”駱宏勛道：“雖然如此，天已晚了。”亦不敢叫女兒起行。一宿晚景已過。次日早飯後，鮑金花辭謝徐大娘，又辭別父親。鮑自安道：“還是你叔、嫂先回去，到家小心火燭，要緊，要緊！若有大事，著人來此告知我。我在此十日後，就回來了。”濮天鵬亦分付妻、弟二人，濮天鵬與鮑金花一一領命。又辭過徐、駱二人，出門上馬回龍潭去了。

鮑自安在徐府一住六日，華三千通信約定明日早赴平山堂比試，徐松朋報與鮑自安，鮑自安就許他明日上平山堂。徐松朋又差人打探樂家所請何人。去的人回來稟道：“今日纔到，外人還不知他的姓名。就看見一老三少，三個道士。”鮑自安道：“不用說了，此必南京靈谷寺的雷勝遠了。”徐、駱問道：“老爹素昔認識麼？”鮑自安道：“從未會面，我卻聞名，倒也算把好事！”徐、駱又問道：“天下好漢甚多，老爹素知道，到底算那人為最？”鮑自安道：“能人多得緊，就我所知者，山東花老妻舅，還有胡家活閻羅胡理、金鞭胡璉，並駱大爺空山所會者消安師徒。”並把力擒三虎之事說了一遍，徐松朋甚為驚異。鮑自安道：“他還有兩個師弟：一名消計，一名消月，比消安還覺英雄，惜乎我未會過。聞得他三師弟消月，能將大碗粗的木料，手指一捏，即為粉碎。我每想會他一會，卻無此緣。”這一事，談了一日。

次日早飯後，徐、駱、鮑、濮四人各騎牲口，余謙陪那二十個人仍是步行來至平山堂。牲口扣在觀音閣中，眾人步行來至播臺邊，祇听得旁邊看打播的眾人道：“來了！來了！還有一位女將怎不見來？”鮑自安舉目向臺上一觀，祇見一位老道士，六旬以上年紀，丈二身軀，截眉暴眼，雄赳赳的坐在一張椅上。聞得下邊人說：“來了！來了！”知是徐家到來，遂立起身來，將手一拱，道：“那一位是前日掃播臺的英雄？請上臺來一談。”鮑自安聞得臺上招呼，將腳一縱，上得臺來，答道：“不敢！就是在下，前日僥幸。”道士道：“請問檀越上姓大名？”鮑自安道：“在下姓鮑，名福，賤字自安。”道士道：“道友莫非龍潭鮑檀越麼？”鮑自安道：“在下便是。”道士暗想道：“果然名不虛傳，怪道朱龍徒兒非他對手。”鮑自安道：“仙長尊姓何名？”道士道：“貧道姓雷，名勝遠。”鮑自安道：“莫非南京靈谷寺雷仙長麼？”道士道：“貧道正是。”鮑自安道：“久仰！久仰！”雷勝遠道：“四個小徒不識高低，妄自與檀越比較，無怪受傷。又著人請我前來領教，不知肯授教否？”鮑自安道：“既不見諒，自然相陪。”於是二人各解大衣，緊束腰條，讓了上下，方纔出對。看官，但有實學，並無經過大敵者，專以謙和為上，不比那無術之輩，見面以言語相傷，何為英雄？有詩為證：

實學從來尚用謙，不敢絲毫輕英賢。

舉手方顯真本事，高低自分無惡言。

雷、鮑二人素皆聞名，誰肯懈怠！俱使平生真實武藝，你拳我掌，我腿你腳，真正令人可愛。有詩：

一來一往不相饒，各欲人前逞英豪。

若非江湖脫塵客，堪稱擎天架海梁。

二人自早飯時候鬥至中飯時候，彼此精神倍增，毫無空漏。正鬥得濃處，猛听得臺下一人大叫：“二位英雄莫要動手！我兩人來也。”正是：臺上儒道正濃鬥，臺下釋子來解圍。不知臺下何人喊叫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